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三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奏劄

甲午二月應詔上封事

臣恭睹正月一日御筆令內外小大之臣悉上封事凡
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者臣愚不肖往者陛下

龍飛五位召自長沙一對便朝再侍經幄玉色睟然顧
訪甚寵臣於是時仰窺聖學之高明已知為不世出之
主矣狂疎妄發自速辜愆投迹山林繫念宸極一飯弗
舍此心如丹陛下以天地之仁不棄小物復拔拭而使
令之政雖捐軀未足論報而天佑我宋默啟聖心躬攬
大權更張庶政乾動雷發觀聽一新方且勞謙弗居親
御翰墨誕告中外凡曰臣子皆許盡言伏想薦紳之士
洋洋動心直辭正論交進闕下沉如臣者受恩思報其

敢忘言而伏念旬時未知所以言者邇者竊聞京湖帥臣以八陵之圖來上陛下恭覽再三悲喜交集命卿監郎官以上詣省恭謁集議以聞蓋將稽按舊章遣使朝謁以慰一祖六宗之靈而遠方傳聞未知其的或謂人以河南歸我而朝廷因有經略中原之謀審如所傳是將復蹈宣和之轍也日夕恐懼不知所云及觀從臣集議之辭乃知朝廷之上務存審重遣使一節猶不敢輕經略之謀斷所不苟然臣區區猶以為憂者蓋強敵暴

興接我疆場虎狼之敵近在藩垣應接少差事變難測
臣自嘉定四年國信使余巖歸自燕境適因面對論金
人必亡者三中國當圖者二其後叨塵柱史宿直玉堂
中夜以思惕然不寐亟陳祈天永命之說未幾銜命北
聘道梗莫前歸對延和深陳所以備敵之策既又直前
奏事謂彼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踰黃河一帶
之水以趨汴盍圖自立之計以謹未然之防而一時憚
人交相姍笑臣以孤直不勝衆諛因以便親旬外而去

陞辭之日猶獻瞽言及在江東復上封奏舉宣和之十
失願今日之深懲蓋臣愚忠知國家異日必與之鄰既
與之鄰安能無隙既與之隙不免交兵勢所必然理當
豫慮故不敢徇衆人之所忽而獨陳私己之深憂欲於
未雨之時大為徹桑之備距今二十有餘年矣不幸故
相諱聞人言獨任私智凡臣所陳一不加省乃今中原
無主遺黎思宋掃清河洛茲惟厥時而士無智愚僉曰
未可者以二十餘年之間政出私門謀猶回遛隳祖宗

之法度壞朝廷之紀綱民力朘剥而無餘人材哀颯而不振雖陛下赫然振起風采頓殊然非堅持一意行之十年未可以冀中興之效也然以今日之名義揆諸宣和固有不同者蓋宣和之於契丹與國也今日之於女真世讐也伐與國為非義滅世讐為當然幽燕之失尚取之於前代中原之失則取之於本朝前代之憾可捐而祖宗之恥不可以不雪惟其名義之不同故或以規恢為當舉然名必有實之相副義非徒說之可行求之

在我力未足為而欲借助於他人則臣未見其可也臣
觀荆襄露布之上具述得蔡之由若盡出於我者然以
微盧燕貉等語觀之是又不能不藉於我何邪自有載
籍以來與外國共事者未嘗無禍惟周漢之興無求於
彼而彼自樂從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若唐高
祖則求助於突厥矣肅宗則求助於回紇矣然伐隋之
役主謀者太宗而奮力者諸將下西河破霍邑者太宗
而非突厥也略扶風渡渭水者諸將而非突厥也入關

之師二十萬而康稍利以兵至者纔五百人豈嘗專恃之乎其復長安也郭子儀為主將李嗣業王思禮副之王師取勝於前而回紇始襲擊於後廣平王俶統蕃漢之兵十五萬而葉護以兵至者纔四千人豈嘗專恃之乎高祖肅宗惟求助於邊塞是以有後日之禍惟不專恃於邊塞故其禍未至於極焉乃若宣和則異於此童貫圖幽燕不能得而女真得之譚積圖雲中不能得而女真得之我師敗於蘭溝甸又敗於白溝又敗於燕城

而女真之兵所至輒克我不能自取寸土而即彼以求之故歲幣百萬之須吾不能却也借糧之請犒師之請各以二十萬計吾不能拒也驅職官富戶以往而遺我空城吾不能爭也背雲中之約而自取之我不能校也我無可恃之實而惟敵是恃故其禍至此而極臣尚忍言之哉今觀從臣所議蓋以深得事宜獨慮帥臣既以為功欲其亟遂敵情未順必求好以悅之道塗尚梗必借力以通之如此則今之恃敵如昔恃金國家多事從

此始矣夫敵人之性冒沒貪恠一與之接烏能中絕獨不觀宣和海上之盟乎方其齎詔市馬亦未決然與之共事也其後裕陵悔悟固嘗中輟而彼責元約欲止不能侵尋蹉跌稔成大咎今帥臣既遣小使與之往來又命師徒與之會合雖曰未嘗交通不可得已若朝陵之行又復賴之臣恐無厭之求難塞之辭自此狎至雖竭吾力以奉之未足以飽谿壑之欲也或謂故疆之復天實命之天與不取必受其咎臣以為不然當宣和之世

契丹潰敗涿易來歸不可謂非天與也而人謀弗臧適以賈禍今治化修明固非昔比然圖恢復之功必有恢復之人有恢復之人必有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之人也聚財積粟者恢復之具也宣和之時羣邪用事寧有遠謀然西兵宿將盡萃闕下老成持重有如种師道驍悍敢戰有如楊可世而驅之即敵每向輒北今羣賢在列豈曰乏才大抵文致雖優往往弗嫻武略宣威制閫實難其人翰取翰守孰可以繼儲材待事所宜蚤

圖而環視諸將亦未見有種楊比者以種與楊尚不克
濟而况弗若者乎此臣之所甚憂者一也宣和承平熙
洽公私富貴可知用兵曾未幾時而改鹽鈔法科免夫
錢所至騷然民不堪命版圖未復羣盜蠭興今之事力
視昔何若權門有丘山之積公家無旬月之儲在在枵
虛人人愁嘆江湖閩浙寇警甬平民未懷生幸禍者衆
撫之以循吏卹之以寬條疾痛呻吟庶幾少息而師期
一起科斂必繁官吏緣此以誅求姦雄因之而煽動豈

細故哉此臣之所甚憂者二也沉於移江淮之甲兵以
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之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其費
甚鉅其力甚難富庶之效茫未可期根本之虛其弊立
見方女真以燕城運我也其臣有漏言者曰此可僅保
三年蓋謂我之葺理粗成彼之奪攘必至及其背盟入
侵果如所云今昔豈異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
親政以來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二三輔臣虛懷無我進
退用舍多叶物情正途方開善類吐氣此鄉治之機也

但能持之以堅忍守之以兢畏姦聲亂色不汨清明倖臣懿戚不竊威福廟堂行事常公而無私臺諫言事有直而無枉君子得行其志而小人不敢為欺正論益以開明而邪說不容眩惑則雖慶厯元祐之治指日可期國家安榮社稷長遠為陛下計孰便於此若乃釋樂成之業而興難必之功聽可喜之言而忘立至之患此又臣之所甚惜也臣雖懦庸亦知英主有為之志臣子所當奉承顧今更張倣爾百度闕然譬猶宿疾方瘳正須

保養所當厚壅深培以固元氣不當輕舉妄動以搖本
根願陛下日與輔臣籌之委常務於有司講安危之大
計緩謁陵之禮而急扞塞之防修理內之政以為禦外
之本凡可以自強其國者汲汲而圖之使吾之元氣實
根本牢則形勢自張氣焰自著敵雖強暴豈能干有道
之國哉然後審度事情為之應接或用祖宗交遼之典
故或倣東晉絕敵之規模因時制宜期於適當至於中
原舊物豈可弭忘必量吾力之能為然後隨機而善應

與其藉敵以啟後患不若俟時姑固吾圉昔晉建元中
北方潰亂殷浩將謀討伐王羲之諫曰今雖有可喜之
會而內求諸已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
莫若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然後謀之未晚既
而洛陽有變浩遂帥師以往修復園林王彪之亦言未
宜輕進皆不見從浩果喪敗而歸晉室益以不競今雖
未有此舉然二王之言可為龜鑑惟陛下審之重之毋使
制閫之臣誤事如殷浩而臣竊知言之名不勝大幸

貼黃臣竊見宣和平燕之議本自姦臣徽廟初無固
必其始也布衣安堯臣上書斥童貫蔡京妄開邊釁
大臣乞加竄殛上曰言路閉塞久矣豈可重罪即命
以官此徽廟本心也故其時內而執政外而邊臣猶
有以正論進者其後邪說浸淫上誤聖聽師行之日
詔妄議北事者必罰無赦而宋昭以上書狂妄編竄
海南於是言路絕而禍階成矣陛下盛德謙冲開道
求諫羣臣仰體聖意當此大議必有昌言言之異同

均於為國惟陛下悉加容納毋以沮事罪之庶幾下
情獲伸言路無壅實天下之幸臣不揆狂僭始終乞
以宣和為鑑仰祈睿察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一

九月十三日
選德殿

臣聞當天命已定之餘而不忘戒懼者三代令王之所
以長世也當天命未定之時而遽忘戒懼者後世人主
之所以不克終也臣嘗讀書而得基命定命之說竊以
謂周之文武基命者也若成王則命已定矣而周公作

詩以戒王乃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又曰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召公作書以戒王亦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夫周至成王再世耳而文
武之功配天罔極天命烏乎而遽止亦豈待祈而後永
耶及觀太康之於夏太甲之於商僅一再傳而一則以
游盤失國一則以欲敗度縱敗禮而幾失之天未嘗以
禹湯之烈而私其子孫也是以謂之難諶是以謂之靡
常然後知二公惓惓之心非過計也然則繼世守成之

主其可以天命已定而忽之哉厥今天下何時也臣以
為天命未定之時也夫自藝祖基肇造之命而太宗定
之高宗基中興之命而孝宗定之聖子神孫繼繼承承
於千萬年命之定也久矣而臣以為未定者蓋觀皇矣
之詩而知文王受命之由方天厭商亂而求民之定也
始則觀之二國焉求之不獲而又觀之四國焉其德皆
莫若文王者於是睠焉西顧命之以為中夏主夫豈苟
然哉今中夏俶擾天之簡求民主茲惟厥時使我之德

足以當天心天必不舍而他畀也苟吾之德未足以當天心天必轉而他之矣臣故曰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嘉定中臣繆直禁林是時韃日以興金日以削嘗中夜徬徨而起曰此吾國安危將判之秋君臣上下恐懼脩省之日也於是進祈天永命之戒寧宗皇帝優容狂瞽嘉歎再三而權臣寡識懵不之省自是二十餘年德政未嘗增修人心日益咨怨所謂祈天永命之言直視以為迂濶而欺天罔人之事則益甚焉是以譴告頻仍災害酷

烈錢塘巨浸莽為沙磧天台茗雲洲化為湖而都城之災則尤曠古所未有他如彗孛飛流之變無歲無之盜賊兵燼之厄幾半天下吾國之勢益岌岌然上賴九廟之靈權臣殞命陛下親政英明果斷薄海聳觀而於外攘內脩之政未及大有所為金既以滅告矣羣雄虎爭猛敵焱銳豫備深防所當汲汲內顧根本猶有可虞而邊臣匆匆或假和以紓患或恃戰以成功臣以為皆非至計也昔人有言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夏秋以來積陰

多雨陽澤弗競而乾文示異數見於清臺之占因人事以推天心殆有甚可懼者臣是以復進祈天永命之說也然所謂祈者豈世俗禳穰小數諂瀆鬼神之謂也稽諸名誥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有之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近世大儒皆謂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陛下聖學高明固嘗以毋不敬之言揭諸座右朝夕仰視如對神明然所以害我敬者則不可不察也儀狄之酒伐德亂性此害吾敬者也南威之色蕩心惑志此害

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惕然自省曰沈湎冒色婦言是用昔人之所以自絕也其可不戒乎侏儒之戲滑稽之談此害吾敬者也陛下於此心肅然自持曰優笑在前賢才在後昔人之所以取亡也其可不戒乎鄭聲之淫佞人之殆有一於此足以害敬放而遠之不可以不嚴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屏而絕之不可以不力如此則陛下之心清明純粹萬善出焉則又反而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為權

臣所誤其失有幾凡聖心之所未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改之其可以或吝則又稽於衆曰朕言動之不中道政令之不合宜者其事有幾凡人情之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更之其可以或後蓋一念之愧不敢安此敬也一事之戾不敢忽亦敬也謹之於心術之微而發之於踐履之實必如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中宗之嚴恭寅畏然後謂之無不敬此祈天永命之一也然召公既曰敬德又必以小民參之何耶蓋天之視聽即民之

視聽民之向背即天之向背也權臣用事以來戕害元
元殆非一事蓋其始也易楮幣易鹽鈔額用罔利之術
而峻繩下之刑估沒編隸濫及無辜而民怨其中也黜
忠良而進貪刻舉赤子以付豺狼遠近嗷嗷恬不之恤
而民益怨其末也廉恥道絕貨賂公行以服食器用為
未足而責之以寶玉珠璣以寶玉珠璣為不足而責之
以田宅契券希指求進者雖殺人于貨亦所忍為而民
大怨矣江湖閩廣三衢之盜相挺而起生靈荼毒幾千

萬人戶口減少殆什七八幸而無盜者又以官吏爭自
為盜田里荒寂州縣蕭條亦無異於綠林黑山之所躡
轢也可勝嘆哉仰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
徂於舊習者鮮為革心之圖困於虐政者未被息肩之
惠蓋賄道雖窒而昔之賄進者尚存贓吏雖懲而贓多
者或反漏網加以邊事既興江淮之間科調百出所至
騷然民不堪命遠而襄蜀抑又可知臣恐非所以培本
根壽命脉也陛下至仁寧忍聞此臣願聖志惻然興念

申頒詔旨凡郡邑培刻之政邊閫科調之擾悉從禁止
敢違命者必罰無赦至于行都近甸為沐浴雨露之首
而楮輕物貴為生孔艱愁嘆之聲在在而有書稱文王
惠鮮鰥寡皆窮瘁之人奄奄就盡惠澤所及鮮然咸有
生意此海內所望於仁聖之君也宜命近臣條舉便民
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者以次行之此祈天
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是以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陛下真能敬德於上而使斯民懷

生於下則人心悅而天意順恢拓之本其在斯乎天心
厭亂久矣韃戎殘暴所至為墟必非眷命之所屬陛下
春秋鼎盛聖德日新惟益懋敬焉一陟一降在帝左右
一游一行若天與俱強勉力行悠久不息以迓續休命
於無窮乃瞻南顧當有其日中原故物終為我有若徒
以力求之而不及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昔梁武帝
欲取河南嘗自語曰吾之基業有如金甌脫致紛紜悔
之何及徒以乙卯之夢羣臣之諛不能自克卒隳金甌

之業追迹梁武平生所為違天背理何可勝數無得天之實而希不世之功其失宜哉臣區區所陳本於周召聖賢典訓必不誤人且前日嘗以告先皇今敢不以告陛下臣之愚忠壯老一心惟聖明裁察

劄子二

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說為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維茲勅敵據我河洛逾百年

矣厥罪貫盈天命勦之則九廟神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媿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毋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句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三十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厄於強對亦能

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韃人圖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韃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懵亦嘗屢言於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苟安不為遠慮邊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邊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修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朝聽

政環顧內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況以之
圖大事乎且用兵莫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
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
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
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
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彫零蕭索
至於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材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今
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修在今日又可勝嘆乎夫古之

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今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求充數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茫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強忍無吳兇驕脆之態迨久駐邊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嘆曰此天賜吾國

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強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
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
田之政顯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
數年之後積貯充實編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五勒
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
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於再三使權臣有
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
成功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

之備枵然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

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為敵所輕內則嚴
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愚懵然向為先帝言莫非恢
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
裁察

貼黃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庸
醫作壞之後也其症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於害
事則人將以責和扁不以責庸醫也是代為庸醫受
責也兢兢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

用猛狼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不勝惓惓

又貼黃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人之說王師之出若狡敵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抄絕餉糧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訾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

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內之守備必虛萬一彼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經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也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於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于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

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而作比年以來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率而外閭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溫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嘆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需者廣欲

不為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
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伐燕孟昶實贊其決
裕既北向內地空虛盧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
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監此
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
靠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
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劉子三

臣前二疏略盡愚忠中夜以思復懼有所未盡者敢不
空臆言之臣竊惟今日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決羣臣不
可無相濟之和自頃偏師失利陛下特發英斷薄責帥
臣姑令以功贖過蓋得秦穆用人之意而置司於泗水
邇東淮仰窺聖算沉深嘿悟進取之難漸為收斂之計
大臣至公無我不膠先入之言從容回斡蓋有不可曉
然示人者然臣尚慮將帥恥於無功或云洛陽雖失東
南之兩都自如或云敵將已斃河南之戍兵盡去或又

謂敵有內變未能報東門之師凡若是者若可喜而實未然也昨者洛邑之屯望風輒遁汴睢之守其能堅乎一將雖亡豈無他將戍兵暫去寧保不來惟幸內變之或然則可牽制而未動然北人多詐每能以此誑人方粘罕聚衆來南亦有林牙復興之報若廟朝不審遽信所聞猶豫之間計不早定必待敵至然後圖之則遲緩未免失機倉猝而不及審慮曷若及今酌理勢之所宜務規模之先立按為定論毋或轉移以之應敵庶有餘

裕臣所以謂廟謨不可無一定之法也先聖有言君子
和而不同所貴乎君子者以其叶心而共濟非以其阿
意而相從也比者更張以來登延衆彥將追元祐之風
而羣賢持論頗有不一之患故兵議既興有以先發制
人為說者有以量時度力為言者彼是此非莫能相一
而臣顧以為喜者蓋同異紛紜之中實至當之論所由
出故也然朝廷之上初未嘗以同異為好惡而縉紳之
列乃或以同異為愛憎臣則憂之夫主於先發制人者

為國也主於量時度力者亦為國也意見不同同於為國蓋亦平心商確惟是之從可也奚必以異己而相嫉乎元祐中幾幾向治矣惟羣賢自為矛盾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紹聖之禍今雖未至于斯可不預防其漸臣願陛下戒諭羣臣各盡忠益事求適當不必苟同見有異同勿相疑忌成衆賢和朝之美取同心報國之功此臣所以謂羣臣不可無相濟之和也臣志在納忠喋喋無已仰祈聖察

劄子四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以默識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遜志時

敏有成王之緝熙光明即位以來無一日不親近儒生
無一日不講劇道義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
昨值龍飛之初獲預講讀之末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
以經史纂成為書以備清燕之覽匆匆去國志弗之遂
而臣區區愛君憂國之念雖在猷畝未嘗少忘閒居無
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遂者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
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
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者見堯舜禹

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教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之以古今之事迹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

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粗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臣書適成為卷四十有三為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以聞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政幾之暇講讀之餘賜以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秋毫之補取進止奉聖旨疾速投進

得聖語申省狀

今月十三日午時蒙恩選德殿內引奏事某再拜升殿

首叙違去闕庭之久蒙恩收台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之念次讀第一劄至此天命未定之時也奏云臣非以國家基業為未定也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監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陛下若能修德以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能則天將歸之他人此臣所以進祈天永命之說也上首肯再三又讀至盤游之樂弋射之娛禽獸之珍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以害敬某奏云禹之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嫚遊是好召公戒成王曰

無若殷王受酗於酒德哉舜何至于好嫚遊成王何至
于酗酒德忠臣愛君常儆戒於未然臣今所謂儀狄之
酒南威之色與夫鄭聲佞人之屬亦是儆戒未然之意
上曰此數者苟有其一真足以害敬又讀至聖心所未
安者即天理所未安也某奏人之心即天之心但為私
欲所蔽則與天不相似故臣欲陛下屏去數者之欲使
此心清明純粹陛下之心即天心也上欣然嘉納又讀
人情所未允者即天意所未允也上曰民心即是天心

又讀至狃於舊習者未有革心之圖上曰往往士大夫革面而未革心臣奏士大夫為權臣崇尚財利士大夫化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士大夫須是知義然後可為國家用上曰未能丕變在某奏此全在陛下與大臣大明黜陟使士大夫知義利之分久之須能丕變上曰然又讀至凡都邑培克之政邊閭科條之擾悉從禁止因口奏申言之且乞選好監司郡守以撫摩其民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某再三媿謝又讀至宜命近臣條

舉便民之畫如魏相所上詔書二十三事以次而行奏云比年民之窮困極矣臣久在田里實親見之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於近臣中擇其用心忠厚通曉民事者令條具今日便民之事以次施行此乃培根本壽命脉之要此即所謂祈天永命也上欣然嘉納讀至論梁武處奏云梁武平生奉佛不知奉天知愛惜僧尼不知愛恤百姓太子統慈仁好文梁武以事疑之使憂沮而死諸子皆令典兵無義方之訓至于舉兵相圖如此所為天

豈肯付以中原上深首肯讀第二劄至以名則正以義則順奏云今日欲要恢復喚作不是不得陛下為人子孫當仇讎殄滅之後如何不令人省視宮闕如何不弔問中原遺黎但緣故相全不曾做得工夫所以今日倍費陛下心力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讀至第三劄王師深入處上曰朕亦嘗親筆行下戒敕又讀進書劄至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上曰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乃用處須至誠意正心脩身方

得某奏上面更有格物致知工夫人君於天下之理天下之事須是都講究令透徹方能誠意正心又讀至明道術辯人才處某奏曰昨來權臣凡事皆是欺罔陛下是時講筵官亦為欺罔之言臣記得一日講官講易輒為姦言云云臣是時深不能平欲闢之又恐紛爭於陛下之前有傷事體退而自咎若使程頤朱熹當此必是與之深辯臣因自咎學力未到故不當放過處放過了上亦愕然某奏陛下須是做格物致知工夫於天下義理

無不通曉則此等奸罔之言自不敢進臣于是時便欲
編集此書以獻陛下緣去國之速不曾做得閒居八年
此書方能成就上喜甚曰此書便好將來某奏書已在
此更欲點對候得聖旨方敢投進奏劄讀畢上忽發問
福建想未是無事在某奏陛下可謂明見萬里之外福建
委是未必無事近日泉州又破三縣蓋緣無將無兵無
帥臣上問誰可作帥臣奏臣亦正恐廟堂發問反復深
思所以對者委未有其人上又問憲如何某奏憲亦曉

事能官但要之自不可無帥容某退與丞相言之早早擇帥上又問福建鹽法未變亦自未便某奏鹽法乃致寇之源緣福鹽溯流而至南劍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般運甚難故鹽到汀州不勝其淆雜不勝其實所以汀人只便於食私鹽自循梅潮漳來頗近又潔白價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間千百為羣興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殺人此鹽賊所從起也臣昨叨聞帥深欲更張緣鹽事屬漕司帥司管他不得方欲與

漕臣袁甫商量區處而臣與甫各召還遂不及為容退
與宰相言之行下漕司講求便利之策遂再拜退

奏對手記九月十三日選德殿內引奏事始誤謂此
殿為緝熙後乃知為選德殿也所得聖語除已申後
省等處外又記讀第二劄貼黃奏云不知進取之兵
外沿邊更有自守之兵否上曰那得來某奏云如此
則甚不便豈不見古人有所謂圍魏救趙者乎魏人
伐趙趙求救于齊齊將田忌用孫臏之謀引兵逕圍

大梁魏人還兵自救遂以大敗今我既無自守之兵
彼豈不能以輕兵綴我諸將徑以大兵擣我之虛乎
臣所以進收斂靠實之說也此一節偶忘申述故記
之

西山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四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奏劄

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己見劄子

臣一介迂踈蒙陛下寘諸禁林清切之地蓋歐陽修所謂官為學士職在論思者而供職以來五閱旬浹未有

秋毫裨益聖政私自慚負無所措躬然夙宵憂念惟在國事輒以區區愚管冒昧有陳臣竊惟今日不幸當權臣積壞未易理之朝廷又不幸值强大崛起未易勝之鄰敵又無故先挑不可開之邊隙而欲以東南一隅之力守江淮以北千百里之故疆此執之所甚難而時之所未可者也士大夫苟忠於國孰不危之然知其危而不圖所以安是徒知訾前之失而不思今之得也臣謂前日之失在於輕敵今若懲之而一於畏敵則其失將

有甚焉者昔越王句踐遠范蠡之諫驟舉伐吳以取夫
椒之敗而有會稽之棲然能懲前之失所以自謀者益
深而謀敵者益密動心忍性二十餘年未嘗逞忿而輕
發亦不憚禍而自沮養剛強剽銳之力於安徐重固之
中韜憤切讐疾之意於柔伏卑誑之際卒以報吳而稱
霸于中國唐德宗繼肅代委靡之後銳於削平僭叛征
伐四出躁動寡謀一遭涇原之變莽然沮喪姑息藩鎮
甚於肅代之時自是主威下陵終其身不復振二君之

始輕於舉事則同而持之於後則異所以有勝負強弱之分也昨者王師之出爭議盈廷一不暇顧遠諫寡謀視昔何異天祚宋室使偏師挫銳而歸欲聖心昭然覺寤知敵之未易圖而功之未易就也知敵之未易圖而為謀益深知功之未易就而為力益倍強勉砥礪不肯苟安則句踐之功猶有望於後日若曰敵不可圖而委之不復圖功不可就而安於無所就頽惰廢弛亡復自奮臣恐其患不獨如德宗而已也何者敵人讐我之深

其思報也必力舉兵愈緩則其為計愈深而我方靡然
創艾前事幸其真有愛我之情冀和好之亟就豈不誤
哉靖康之初國勢尚可強也徒以一時羣臣類多姦諛
怯懦之儔參於富貴安佚之久一聞金人之名則魂褫
魄喪不能自持曰此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也不惟畏
敵抑且譽敵故遂反強而為弱紹興之初國勢非不弱
也惟我高宗崎嶇跋履之餘熟知敵情非懾怯請和之
可以弭患也卒礪軍政蒐拔將材宰臣如呂頤浩趙鼎

張浚更迭用事皆以整戎經武為己任而諸將若韓世忠岳飛吳玠張俊楊沂中劉錡之徒分控要衝敵至輒破不惟憤之且欲吞之故能轉弱而為強方其始也祈哀請命之使相尋於穹廬甌脫之間未有得其要領者而駟騎朝馳邊烽夕警則數數然也及王師累捷敵威積挫而和議之端乃自彼發之以是知敵人之情可以威制難以禮結由來尚矣為今之計功雖未可遽圖而剛毅奮發之志在陛下則當自勉兵雖未可再舉而戰

敵使之來固無可却之理然待遇之禮所宜適中者
過為優厚徒以取侮無補於事剽聞王楫者嗜利無
厭已挾昔年金使例冊自隨欲以取必於我彼小使
也初無國書遽索正使之禮他日和議果成使介奉
書而來又何以待之乎道途又言王楫將求金翠首
飾以媚其妻妾若果有請而從之何異故相以取服
遺李全之妻而冀其不叛也為國羞辱又孰大焉臣
固知未必有此然不敢不豫言之大抵議和一事但

攻捍禦之備在朝廷則當亟謀君臣之間相與策勵必
如句踐之自強毋若德宗之自沮懲靖康畏敵之失而
法紹興制敵之謀則國勢之振且有日矣臣不勝惓惓
貼黃臣竊惟今日所至急者邊防而決不可恃者和
議或者徒見北人之性喜寒惡暑謂其不能於春夏
舉兵今距來歲之冬尚有歲餘可以從容修備臣嘗
聞之蜀士丁亥辛卯之歲敵人皆以盛夏擾蜀初不
俟秋冬而後至也然則邊防之事豈非至急乎乃若

以底泰山四維之固何者彼敵人之暴固已憑陵函夏
躡轢河嶽而欲甘言以啗我狡謀以窺我方崇飾文
治雍容暇豫如平時深恐無以杜覘伺之萌而折陸梁
之氣也昔我藝祖肇造區宇而北敵尚強四方未一故
聚驍勇於京師壯爪牙於宿衛今日幸造船池以習戰
也明日幸飛山營以閱礮也武事之精近世無匹用能
方行四表而坐服中外及我孝宗躬受付托之重欲成
復讐之勲亦於軍政極意簡練今年大閱于白石明年

當視為泛應不急之務而其所急者專在邊防願詔
輔臣亟加措置毋以可惜之日月為虛度毋以難得
之貨財為虛費天下幸甚

劄子二

臣載惟今日必先深為制敵之圖然後能不蹈畏敵之
失然制敵之事固亦多端而臣所欲言其大者有二一
曰經武二曰博謀臣觀方今之勢非可以承平無事治
也其必振厲威武如創業中興之時然後能轉弱為強

大閱於茅灘躬御戎服震懾天威而鐵簾之射創自聖
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於萬乘之前以希一命之賞當
時將士莫不競勸雖值敵方張勲未克集亦足大競王
室使敵人不敵渝盟者垂四十年詩曰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又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此古聖人之神武也藝祖孝宗實有焉臣願陛下考兩
朝之政實肇自新歲而講行之以昭聖武以振戎容以
作士氣或謂審爾則勞師之費殆且不少臣曰祖宗內

庫之儲夫固為講武設也聖明在上躬履節儉無橫恩
無濫予獨不可舉之以修武備乎況以國勢積弱之餘
不若是無以奮張而興起之此制敵之道一也昔三國
鼎峙蜀名義最正而地最偏兵最弱諸葛亮以區區一
隅當中原全力迄能自立者由其集衆思廣忠益不以
己之智為智而兼衆人之智為智故其言曰違覆而得
中猶棄敝蹻而得珠玉也異時兵少失利則命其僚勤
攻己缺不以為諱維此盛心千載可仰前日之怙權顯

制者是已自任養成深患不可追已今廊廟大臣謙虛
無我休休焉有亮之心獨於軍旅事宜務從祕密往往
弗暇僉謀故不惟朝列莫知而宰府樞庭之掾屬亦鮮
知之者不惟掾屬莫知而二三執政亦或有不與知者
毫釐之差動關成敗其可忽諸紹興初嘗詔邊防兵機
事體稍大者三省密院共議奏陳兩府屬官亦通書檢
葢重其事而公共之此今日所當按以為法者也然中
書門下後省與尚書六曹之官亦皆宰府之屬而舉朝

文武孰非願效廟堂之任使者儻於其間遶東通明詳練者數人以備咨訪凡兩淮荆蜀山川之險易將帥之能否士卒之衆寡糧儲之虛實分委討論畫之為圖著之為錄俾三邊利病了然在目事關邊鄙者僚屬僉議之執政審裁之然後折衷於宰臣而奏行焉如此則朝廷得操約御詳之體疆場無失機誤事之悔而又明詔在廷百執事各思治兵禦戎之策許以非時陳獻輪對轉對必先當務之急眡其所論之當否而為陞黜焉草

交進忠益愚者一得聖明其擇焉

貼黃臣謹按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閱於西郊帝謂近
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朕昨蒐去冗弱遂為
精兵故因時而教習此藝祖之故事也乾道二年十
一月大閱於白石四年十月於茅灘六年十二月又
于白石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年十一月
于龍山此孝宗之故事也今近而可考者莫如乾淳
方其時上有兩宮之奉下有遺虜之須又於二十八

茅苴布之士有言邊事可用者稍獎錄之則彼將輕千里而來告矣或謂與聞兵議者多豈無機事宣洩之虞臣曰不然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朝廷之大豈無十數忠謹沈實之臣可與帷幄之祕者乎夫有烏獲之力者可以舉百鈞力苟不逮焉則合衆人而共舉之是亦烏獲也已況天下重器非百鈞之比而危機交急又非平時之比廣謀從衆庶幾有濟此制敵之要二也惟陛下不以臣迂且謬而忽其言則凡智識之高於臣者且將

行其言置局委官速加考核舉凡浮冗不急之費悉
蠲除之早行一日則有一日之效若上欲崇飾私奉
不欲顧徇人情以浮費為不可鑄以武備為不必講
臣恐一旦事至將有不可窮之悔惟聖明垂意

十二月奏己見劄子

臣聞自昔人臣之愛君莫大乎願其君之壽天保之詩
歸美以報上也一則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音住二則曰
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此惓惓之

年之中五舉大閱而鐵簾之射創于十三年春優加
獎賚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是搆士之
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己巳大閱宰臣以故例請上曰
處分已定止合內庫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
是歲遍賜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為之增貴
今內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此用師之
時惟撙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費可也近者臺臣李
鳴復郎官鄭寅因對有陳各已詳悉願明詔大臣推

至也今臣忝備禁密且以執經勸講為職伏遇陛下誕
彌之節近在朝夕歸美報上尤劇此心然徒知與海內
臣民頌我君之壽而不以聖賢論致壽之道為陛下言
則亦不過如華封之愛君而已矣奚益哉謹齋宿再拜
條其說以獻一曰無逸則壽昔周之成王盛年嗣位周
公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乃逸也則為書以戒王其
言殷中宗享國之久本於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至論高宗祖甲及周文王所以享國者大

抵亦然蓋百姓相傳同此一敬曰嚴恭曰寅畏曰祗懼
無非敬也敬與逸豫相為消長三宗文王之所以能無
逸者以其敬也周公欲王眡以為法而日勉焉上敬天
下敬民則游田不敢盤酒德不敢飫培養厚而根本強
持守嚴而心志定是固集福之源曼壽之基也然則陞
下於無逸之戒其可不念乎二曰親賢則壽召公卷阿
之詩亦為戒王而作其三章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
矣而繼之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謂必有如

是之人日侍左右然後迪其君於道而受天之福也夫
人君饗四海之奉易動者物欲而難保者德性近妃嬪
褻御之時多而親賢士大夫之時少則迎逢扇惑無非
物欲豈惟敗德抑且傷生惟有孝有德者引之於前而
翼之於後俾日聞正言見正行杜嗜欲於將萌弭過失
於未形則其心恬澹而和平優游而晏寧是乃保身長
世之道也然則陛下於親賢之意其可不篤乎三曰以
孝奉先則壽周頌之雖為禘祭而作也而曰假哉皇考

綏予孝子又申之以眉壽繁祉之言蓋王者以孝事其先而祖宗亦以壽祉遺其後人也陛下嗣先皇之服而為宗廟主歲時饗祀固所當嚴而一祖十二宗之傳序其責尤重故必勤勤於繼述兢兢於保守然後神祇祖考咸安樂之而錫之以無疆之休此陛下所宜深勉者也四曰仁則壽孔子論知仁之別而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惟靜故壽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而無私欲之擾故其體安定而正固其效悠久而綿長然靜非兀然枯

覆之也以大舜之德為師而以祖己之言自鑑此又陛下所當深用其力也凡此五條皆聖經之格言萬世人主之藥石參而味之則周孔之大訓為足以該之蓋能敬與仁則餘皆在其中矣秦漢以來異說橫騖人君不知聖賢致壽之道而溺於神仙方士之術故漢有文成少君唐有柳泌趙真輩皆以荒忽誕幻蠱其君至於餌藥以長年未有不為所誤者唐之穆敬不足道憲武皆英明雄斷之主亦以自賊焉豈非世之大戒乎臣嘗竊惟

槁之謂也動以理雖動而未嘗不靜不仁之人則動以欲矣欲勝而無節則躁動而難安世未有凝然安固而不壽亦未有紛然躁擾而克壽者此陛下所宜深體也五曰有德則壽中庸稱舜之孝以為大德者必得其壽且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栽培傾覆惟所取焉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舜之所為有自壽之道故天亦壽之此所謂栽者培之也祖己之訓高宗則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自有天之道故天亦夭之此所謂傾者

時方用兵而占亦主兵厥類甚明可不深戒漢王嘉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則陛下所以仰答天戒者亦曰實而已矣何謂實本之於心則為實意修之於身則為實德推之於事則為實政有是三者應天之道得矣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夫為善而無實是謂自欺以之欺人肺腑且不可隱況天道神明而可欺乎陛下親政以來乾乾終日修身進德之誠發政施仁之目形之翰墨播之詔令無一非善是宜昊穹昭格休應狎

仙經萬卷不如誦無逸之一篇道家千言豈如玩靜壽之兩語陛下日近儒生游心經術未有漢武唐憲之惑微臣愛君不敢不豫陳其愚惟聖明裁察

乙未正月丙辰經筵奏已見劄子

臣伏觀太史奏元日立春風起乾位其占主兵丁酉之夕月犯太白亦為兵象或謂星文所主實在衛晉以此仰寬聖憂夫天道眷顧諸憂而本朝者中原正統之所在也天之示戒所以仁愛陛下豈為區區敵人計哉況

至而清臺占驗乃若有未然者皇皇后帝厥監非遠何以致是意者應天之實陛下猶有當盡者乎夫毋不敬思無邪陛下所嘗筆之宥座者也動靜起居真若神明之在上然後為敬之實聲色玩好真若寇讎之必遠然後為無邪之實若敬焉而有以害之正焉而有以汨之則雖玉音之鏗鏘時發於口金書之焜煌日接于目皆虛文而非實也用人聽言陛下所嘗詔之百辟者也登賢進能不徒寵其身必有以盡其材然後為用人之實

開納忠讜不徒容其直必有以行其策然後為聽言之
實若賢者固見禮而所蘊未獲究諫者固見容而所陳
未盡施則雖夔龍之武相接於廷鳳凰之鳴日聞于耳
皆美觀而非實也況名曰卹民而凋瘵如故未聞實惠
之有加名曰察吏而汙濁如故鮮以實廉而自勵至於
財匱而弗贍弊輕而不行師徒喪于犇潰舟楫壞于轉
輸凡若是者皆未聞經理之實耽耽強鄰日伺我隙設
有不幸如占書所云其將何以應之乎天佑皇家豫形

整吾至惓惓也伏惟陛下體上天仁愛之意凡其本之心修之身推之於事者必使無一非實而去其所謂文具美觀者上帝監臨必垂眷佑所以延洪國命銷弭兵菑當有潜格於冥冥之中者矣臣竊罪禁林蒙恩最厚因人事以推天意常切隱憂故不避犯顏之誅僭陳苦口之戒仰祈睿察

貼黃臣竊見陛下躬親聽斷以來凡其戒敕臣工訓勵風俗皆以御筆行之此實英主作新羣聽之大權

也顧恐其間有言而未行行而未力者臣下得以具
文視之習為故常無復介意願詔三省密院刷具紹
定六年十月以後所降御筆一一稽考未行者趣使
行之行而未盡者更檢舉行下使令命不為空言而
中外咸仰大信仍願自今謹寔其出如震霆之發以
時毋致頻而失威輕而取玩則天下之幸也

劄子二

臣側聞中外之論皆謂今日賢材滿朝而治效不立議

延訪使敷陳所蘊而攷察其行能條舉衆弊而分委以經畫課其效之成否隨之以黜陟焉如此則可用之人出矣漢昭帝時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杜延年平處復奏神宗皇帝詔中外上言得失委司馬光張方等同詳定選擇及哲廟嗣位臣民皆上封事亦令光與執政看詳此皆故事之可法者也近睹御筆令將端平奏議繕寫成冊以進羣言繁多無所決擇文書盈几何由遍觀願倣先朝已行之典命兩制近臣或兩省都司官

論盈廷而弊事不修憂時者為之歎惜異意者為之姍
侮豈所謂賢者非賢而衆議之紛紛舉不足采耶臣竊
謂人材有小大之殊而善用者取長略短皆足以有濟
議論有同異之別而善聽者去非從是皆足以有補子
產相鄭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又善為辭令裨謀野則
獲子產皆因其所長而任之用能卓然自立於晉楚兩
強國之間堂堂天朝人材豈下於鄭者願詔大臣日加

進故事

故事

乙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國語吳王夫差

夫差吳王名

起師伐越越王句踐

句踐越王名

起

師逆之江

逆謂迎而拒之也

大夫種獻謀

種越大夫

曰王其無庸戰

言不必戰

不如設戎

言備兵自守也

約辭行成

約辭謂卑下其辭行成謂求和也

以

喜其民

民謂吳國之人

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

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

不吾足謂不以為可憂也

將必寬然有

伯霸音霸諸侯之心焉

寬然間暇之意

既罷

音疲

獎其民而天奪之食

二三人付之看訂刪去浮辭剝取要語仍各從其類繕錄成帙凡關於君德帝學者進入禁中備陛下之覽閱關於朝政邊防者送三省密院備大臣之采擇繼今臣下章奏悉用此法苟當於理無不施行如此則可用之言見矣用人聽言各有其實何治之不立而弊之不修邪若夫悠悠泛泛玩愒歲月以虛譽用人而無以覈其能否以虛文聽言而無以訂其是非臣恐弊事日滋治效愈邈其患未知所終也懇切有陳伏祈聖察

安受其燼

燼謂灰燼言乘其弊也

乃無有命矣

謂絕吳之命也

越王許諾

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

諸稽郢越大夫

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于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

猶言被禍

得罪於天王

天王天子也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

孤猶外也

而又宥赦之

先是吳伐越許之平句踐棲于會稽之上

君王之於越也

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

言吳有全活之恩也

孤不敢忘天災其敢

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

申重也良善也

草鄙之人

敢忘君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于下執

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

臣也

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

王不察盛怒屬兵

屬兵猶連兵也

將戕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

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

言不以鞭箠指

麾之而辱遣軍士也

句踐請盟一介

音界嫡女

一介一人也

執箕帚以咳

姓于王宮

箕帚洒埽之具咳備也

一介嫡男奉樂匱以隨諸御

樂匱

二器也御謂侍御之人

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

解與懈同

天王豈辱哉

之亦征諸侯之禮也

言此征取諸侯之常禮也

敢使下臣盡辭惟天

王秉利度義焉

秉執也利謂便也度量也義謂宜也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

言欲伐齊

吾將

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言欲許與越和免嬰拂思慮也

若越既改吾又何

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

謂自齊還整兵伐之

申胥諫曰

申胥即伍

子胥也

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甲兵

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

還反

也玩猶侮也弄也

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

蓋猶尚也

故婉約其辭

婉順也

以從逸王志

從隨也

使淫樂於諸夏之

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

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

日長

上聲

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虺小蛇大

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

隆盛也必以越為盛

越曾足以為

虞乎

言不足為大慮也

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軍士

言無越則兵無

耀所振

乃許之成

臣按三代王者之師一於仁義而已未始有詐諛之謀也周衰而敵國相吞於是舍仁義用詐謀以徼一旦之勝方吳之攻越也越欲出師以拒之其臣大夫

善哉子胥之諫也曰彼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懾畏
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
掌之上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嗚呼若胥者可謂
得敵國之情矣蓋吳有胥越有種皆謀臣也智士也
惟謀臣能察敵之謀惟智士能知敵之智使夫差從
胥之諫而謹為之備雖百越其如吳何惟其誘於卑
辭而置越於防慮之表方且伐齊會晉以爭霸于北
方曾未幾時而越入吳矣蓋卑辭之能誤人也如此

種以為是不必戰也不如婉約其辭以行成於吳行
成云者即後世講和之謂也吾之辭卑且屈則吳人
必喜而許吾成則吾事濟矣於是句踐從之使其臣
諸稽郢行成焉尊之曰君王天王者所以啟吳王之
驕心也曰親委重罪頓顙於邊者所以殺吳王之怒
心也使其女執箕箒之役男奉槃匱之御以臣妾之
禮自處以貢獻之邑自名者所以動吳王之喜心也
故雖夫差之悍一入其言果以越為易而許之成焉

以議和之使而隨之以侵伐之師未有不墮其術中者嗚呼人情多詐一至於此吾其可以不監乎夫蠢蠢之小夷驟得志於諸國驕蹇踞肆乃其情也而我小行人之至彼也其首見之溫其言怡其色酌之酒而勞之我何以得此於彼也報使適至無要索之辭有恭順之禮又何以得此於彼也襄漢之行人未返而兩淮之王師已動取其三都據其諸郡彼未嘗有詰問之辭也我既舉兵彼宜絕好而王檄之來則自

厥後祖其遺智者何世蔑有以中國言之則如韓魏
之併智伯以外國言之則如冒頓之滅東胡皆用驕
之之術故曰始如處女敵入開戶後如脫兔敵不敢
拒此兵家之祕謀百試而百中者也最爾女真崛起
窮髮其吞遼人陵中國大抵假和之一字以為誤敵
之資甚至兵已登城而不絕口此靖康之事所以
遺悔於無窮也女真之先世以此給人今其後裔又
以此受給於韃竊聞韃之取西夏取金國也皆先之

若也我既彼攻彼宜我忿而東門之役何為莫之報也神物之警彼宜秘密而宣之於言不忌吾之得其情也回回之征彼宜隱諱而猥以見告不虞吾之乘其隙也凡若是者又何以得此於彼耶其忠心愛我耶抑畏我甲兵之彊耶其亦有謀臣如種者將以玩吾國於股掌之上耶是不可以不察也先之以議和之使隨之以攻伐之兵彼嘗施之二國矣又安知不欲施於我耶是尤不可以不備也言辭之甘藏鋒刃

於飴密也禮貌之卑設機穽於康莊也斂兵遠去鷙
鳥將擊之形也委地弗爭芳餌致魚之術也伏惟聖
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亟圖之無以三代仁義望敵
人而以末世詐譖虞敵人大為之備而措四海於安
毋受其欺以遺千載之悔竇天下幸甚

故事

十二月
一日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十三年二月乙卯步軍都虞侯梁
師雄奏射鐵廉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射鐵廉諸軍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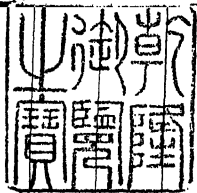
躍奮勵誠是作成士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此輩無
進取自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勸不特申嚴告戒自
然勗力事藝人人皆勝兵矣上曰然

留正等曰昔人謂鐵劍利而倡優拙者為其有志於
奮勵無志於晏安也壽皇聖帝當時平無事之日不
忘武備蒐卒於白石閱藝於選德以進士習射以武
舉從軍凡可以厲士氣者無不為之至是又命士卒
射鐵簾勸以官賞人人奮勵其振作之術深矣究觀

聖志夫豈一日而忘國恥哉

臣某竊謂國之強弱在兵兵之勇怯在氣有以作其氣則懦者勇無以作其氣則勇者怯孝宗皇帝以兵久不用懼其頽惰萎靡而不振也故凡所以激勵之者無所不至白石茅灘之閱與鐵簾之射皆其事也今自嘉定和戎之後兵久不練而宿衛之師為尤甚臣於便殿之對已嘗敷陳之矣懷不能已又因故事之進為陛下言之夫所謂鐵劒利而倡優拙者言戰

鬪擊刺之藝與歌舞談諧之技一工則一拙也古人
每以此而覘國焉戰鬪擊刺之執工則其執日以強
歌舞談諧之技工則其執日以弱兵凶戰危雖非治
世所尚然戎器以戒不虞弧矢以威天下固聖人之
所不能廢也况強敵暴興接我疆場兵端既啟後患
難量其可不仰承祖武以整軍修戎為事乎惟陛下
加之意則天下之幸也



西山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山文集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臣隆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裕曾

欽定四庫全書

西山文集卷十五

宋 真德秀 撰

對越乙藁

奏申

申左翼軍正將貝旺乞推賞

證得賊徒已出福建界分深入廣東當即移文知廣州
曾經略疾速措置收捕外所有合陳請事件數內

一進勇副尉左翼軍第四將貝旺元係淮西廬州強勇軍自嘉定十一年以後隨統制陳剛統領于公輔都統王辛王鑑夏友諒等在邊垣屢勦外寇立到奇功喝轉官資紹定元年準樞密院劄子從制置司保明差充雄邊軍準備將及汀邵寇作又隨總轄王祖忠前來福建收捕摧破賊巢禽獲渠魁招捕司以其係出等立功人先給今來資帖又申明朝廷得旨再轉兩資今此料羅之戰旺以一船八十餘人而當

賊之八船五百餘衆賊舟高大如山旺船不及其半而能手挽強弓倡率諸卒飛箭如雨射殺賊兩船幾於淨盡某初據所申殺二百餘人尚疑有所增飾及將旺禽到賊首賊徒聚通判職官當廳引問賊徒皆言是日賊船兩隻各有七八十人皆為弓箭所斃旺又跳過第三船殺死二三十人其門周旺一等五名皆是賊酋部領某尋親詣兩獄子細盤問諸賊之詞一一如初可見旺為人朴忠所申非妄竊見此賊在

海洋行劫日久所至官兵莫能禽戮而貝旺率先用命且勦且擒身被重傷幾至殞命兼證旺人才倚偉武藝精熟年齒尚壯屢立戰功在今將佐之中實為難得欲望朝廷特與超轉官資陞加職任以為用命勦賊者之勸某證得貝旺元係進勇副尉又得旨再轉兩資覃恩合轉兩資將下已係進武校尉又旺準密院劄充差準備將已經六年後蒙淮西制置司陞充正將福建招捕司差帳前統領今見充左翼軍第

四將正將管幹資歷已深又有勞效如蒙朝廷推賞
即乞於進義校尉之上陞轉官資兼本軍見申殿前
司及本州節制司乞為備申朝廷正賜劄下補充正
將某亦已具申樞密院外併乞檢會從申施行

一左翼軍準備將吳寶久充裨校諳曉軍事昨統制
齊敏差撥軍兵出海憫其年老欲令勿行而寶毅然願
出死力及料羅之戰貝旺一船為賊圍掩同行兵船
無敢進者獨吳寶直前應援手刃數賊不幸重傷而

死一時官兵與貝旺同船有戰死者乃同陷患難義不容已而寶乃以小船策應卒殞賊手尤可嘉尚本州已支犒錢會及為文以祭賙卹其家見行取會本軍如有子孫即與刺充効用及自餘戰沒官兵亦等第優卹外證得嘉定十一年本州捕獲海寇其時撥發官王大壽亦死於賊某具申樞密院繼蒙指揮行下王大壽贈保義郎今來欲望朝廷證王大壽例將吳寶特轉一官以為來者之勸

六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貝旺轉承信郎即

與陞充正將職事
吳寶特贈承節郎

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

賊船南遁未盡就擒風濤瞬息來往無時某昨守本州
自捕賊首趙希卻等之後具申朝廷蒙發下度牒一十
五道應副本州修整戰船創立圍頭寶蓋及修葺法石
永寧二寨添屯水軍增置石湖小兜水軍名額以至儲
蓄軍糧葺理器甲色色具備每歲舉行水教及立諸寨
巡海界分今再至見逐項事多廢弛軍船壞爛而不修

軍額死亡而不補營房頽墜器甲損失自統制齊敏到官方稍繕治尚未能就緒及至賊船侵軼郡境倉猝和雇民船應副大軍之用故料羅之戰雖有勇將精卒竟以船小不能成全功及晉江同安民船稍集而賊徒亟遁事已無及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豈不虧失國課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糶價翔貴公私病之其利害固已不細況其在海每劫客船小

則焚之大即取為己之船其人或與鬪敵則殺之懦弱
不堪用則縱放之或沉之水中而擄其強壯能使船者
為己之用稍忤其意輒加殺害故被擄之人只得為出
死力其始出海不過三兩船俄即添至二三十隻始不
過三五十人俄即添至數百以至千人今諸賊在海人
船已多若不及早殄除則日增月益其害未有窮已某
見與統制齊敏商議整餉水軍及添剏大船葺理諸寨
務為先備使賊不敢犯但本州目今府庫赤立官俸軍

糧尚且不給而本軍見管典庫息錢亦自不多俟旦夕
見得合支用錢數或有久闕未免控告朝廷乞賜量行
應副所有福州延祥荻蘆寨廣州摧鋒軍及漳潮州興
化軍應有水軍去處欲望指揮行下各處急速措置修
初船隻閱習事藝向去南風賊船必回向北洋若自廣
至福所過五六州軍處處有備會合勦捕庶幾可以殄
滅免為海道無窮之患乞賜指揮施行申聞事

劄下福建安撫司提刑司漳州潮州興化軍各證所

申事理日下嚴切措置將應管水軍及巡捕官司船隻須管逐一點視損漏即行修補實以甲士各持器仗乘風駕使閱習藝事以備緩急驅用不得視為具文却致臨期生疎誤事仍先具知稟申樞密院

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

當州五月十五日承潮州公狀證會四月三十日據水軍寨及小江巡檢司申賊船復在大坭海劫掠漳州陳使頭過番船貨擄去水手綱首九十一人使回深澳拋

泊出沒行劫因依當具申本路經略安撫使司及移文
漳州乞發兵船前來會合沿海駐劄官軍船隻併力收
捕至五月初四日又據小江巡檢狀繳到東界新埭柘
林部長林四等狀稱四月二十四日早暮被賊船一十
餘隻乘載五六百人持鎗仗上岸劫掠復使船到柘林
澳擄去鹽網船二隻目今見在深澳拋泊出沒行劫及
據水軍統領闕承信副統轄高進義申稱本軍發遣訓
練官鍾明管押先鋒船一隻在彼同共巡探見得上件

賊船有二十二隻拋泊深澳本軍初四日使兵船出賴
巫洋探伺至洋心偶見一艚船隻從東洋使入內二隻
迫近本軍兵船當開弓弩箭射其大艚賊船前來圍
裹本軍為見軍寡賊衆恐失事機祇得駕船使回把截
本港目今賊船隨後趕來拋泊吳田澳與本軍人船對
望緣諸州兵船未到事勢緊急申乞措置討捕本州竊
見南風正時所有海賊船隻連年往來漳潮惠州界上
衝要海門劫掠地岸人家糧食需索羊酒專俟番船到

來攔截行劫今來賊船已有一十二隻其徒日繁於番
船實關利害除已再帖水軍關承信高進義小江巡檢
及沿海隅總等人整齣器甲人船嚴行把截仍申福建
提泊司證會疾速區處調遣兵船會合外申乞差發兵
船前來本州海次會合收捕庶使海道肅清番船無阻
及承漳州公文大意一同州司證得賊船見泊深澳正
屬廣東界分正南北咽喉之地其意欲劫米船以豐其
食劫番船以厚其財擄丁壯擄舟船以益張其勢用意

叵測為謀不減此猾賊之所為非復尋常小竊之比且
自今年二月料羅之敗只有五船今又添至十二隻聞
其賊衆已近千人若容養不除聲勢日熾未易剪滅兼
福興漳泉四郡全靠廣米以給民食而福建提舶司正
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
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即欲與漳潮二郡協
力討捕而南風正時海道不順兼賊勢頗盛所當審圖
未敢輕舉已移文潮州請亟告廣東司帥多發推鋒水

軍前來勦捕而本州亦發左翼水軍與之會合彼此協力腹背交攻庶幾必捷欲望朝廷亟賜劄下廣東帥司調發上項水軍使之順風直上徑襲其後而本州合軍民船並進相為犄角決可禽滅賊徒肅清海道除已牒左翼軍差撥兵船及行下晉安同安縣勸諭民船并沿海巡尉差兵船前去漳潮界首會合外右伏乞指揮劄下廣東帥司調發摧鋒水軍與本州左翼軍及諸澳民船會合掩捕仍乞行下福州興化軍各發水軍相為應

援庶免誤事申聞

劄下廣東經略安撫司證所申事理立便調遣摧鋒
水軍官兵乘駕船隻多帶器仗審探賊徒所在與本
州已調軍民船尅期會合首尾援應併力擒討須使
賊舟竄逸無所日下盡數敗獲海道早獲肅清毋得
玩縱滋長賊姦并劄福建安撫司

論閩中弭寇事宜白劄子

竊見閩中一路自己丑庚寅羣盜蜂起放兵四出流毒

甚廣賴聖朝處畫得宜專置招撫一司于建劔實與汀
邵聲勢相接而當事任者適得其人調發淮師又皆一
可當百故克渠逆儔相繼剪滅閩境肅清此皆廟謨密
運之效而汀邵餘孽逸之四方又遁藏山澤者不為無
人其間降伏之賊未必無飛揚之志而白水一峒近在
建劔邵武之境地嶮而酋黠徒畏招司之威而未敢動
耳今招捕既徙洪都帳前之驍將勁卒悉挈以俱招司
既罷而潭飛招賢下土筋竹諸大賊巢去處建置寨柵

皆未成就備豫闕然萬一餘孽有相煽而動者尚費區處此上四州之可慮也陳三搶諸寇據信豐山中為巢穴而出沒於廣惠循梅之間與漳泉相去甚邇若江西難犯必趨廣東廣東有備必窺漳泉此執之必至者也向者固嘗破龍巖長泰而次及於永春德化乃經行已熟之路漳泉有警則自莆至福皆動搖矣此下四川之可慮也安撫使置司三山一道藉其鎮壓第與汀邵聲勢不甚相接雖名帥府其實無將無兵泉建雖分屯左

翼而士卒未練紀律未修諸郡守臣多文吏鮮或知兵
一旦有急未見其深可恃者今建闕守愚謂宜選廷臣
之習兵戎有威望者付以郡符仍帶四州兵甲盜賊之
權蒐擇將士預為之備整飭戎政赫然精明使遺孽之
伏而未動者知有所憚此銷患未形之第一事也其次
則諸郡之守有智謀可倚仗者雖滿而當留不然則雖
未滿而當易其屯駐之兵與州郡尉寨之兵責自守臣
精加閱習而令帥憲督察之汀邵置寨之未成者宜趣

使就緒凡此亦皆豫防之當急者近者戊申地震實為
下土未安之象而稽諸人事其可慮者又復多端用敢
條陳其略伏幸采擇

小貼子鹽法一事乃致寇之源諸司雖嘗議論迄未
聞大有更易今汀邵之人千百成羣執持兵械般販
於漳泉潮梅等處者如故而縣道以計口敷鹽為歲
計者亦不少異於前禍亂之萌未杜誠可深慮愚謂
宜從朝廷專委監司之有識慮知大體者一員用先

朝更改茶法故事俾之咨訪討論立為良法以白於朝而施行之此弭亂之本也併乞裁酌

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添助宗子請給

竊見本州通年以來公私窘急上下煎熬雖其積非一日其病非一端然其供億之難蠹耗之甚則惟宗子錢米一事而已考之故牘建炎置司之初宗子僅三百四十有九人其後日以蕃衍至慶元中則在院者一千三百餘人居外者四百四十餘人矣至於今日則在院者

一千四百二十七人外居者八百八十七人比之慶元
中雖僅增五百餘人然自建炎至淳熙間則朝廷運司
應贍之數多而本州出備者少淳熙以後至於今日則
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何以言之方
置司之初令運司與本州同共應副俸料錢以數百人
之廩給其費未為夥也而漕司與州各任其半朝廷已
歲降度牒五十道以給本州蓋知州郡經賦有限不令
自任其責也其俸米則始科諸民至乾道中前以守臣

王十朋之請後以漕臣傳自得之奏既罷其科數而今
運司認錢一萬貫且給度牒三十道以助收糴以兩項
度牒言之為錢已六萬四千貫矣而餘皆漕司應副故
曰自建炎至於淳熙間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多而本州
出備者少也自淳熙十二年漕臣林枏始以三十年之
數酌中立額撥漳州與本州通判廳合發窠名錢本州
都稅務補稅錢通計四萬八千三百餘貫以充宗子之
俸於是始定立額後來口數雖增運司一不復問而悉

令本州自備矣然漕司歲積糴米之萬緡猶自若也朝廷兩項所頒之度牒亦自若也本州雖有出備其數尚少其後運司萬緡不復給而撥興化通判廳錢七千五百貫比之舊例則十分而削其二分半矣朝廷兩項度牒亦不復給而止撥提舶司錢二萬二千四百餘貫則比之舊例三分幾削其二矣又漕司所撥四萬八千三百餘貫是於漕司元撥之數四分僅得其三也比年以來屬籍日增以俸錢言之每歲支一十四萬五千餘貫

而漕舶兩司所給之錢僅五萬四千四百貫而本州出
備者九萬六百貫也以米言之每歲支二萬二百餘石
以中價計之每石為錢三貫文計錢六萬六百餘貫運
司所撥興化軍通判廳幾僅七千五百貫而本州自備
者五萬三千一百貫也合錢米計之凡出備者一十四
萬三千七百餘貫以區區一州之力而獨當其費日深
日重至於如此而南外一司之官屬與有官宗子之養
庶宗學之養士歲為錢一萬一千一百餘貫米一千五

百餘石又不與焉故曰淳熙以後至於今日朝廷運司應贍之數少而本州出備者多也然慶元之前未以為難者是時本州田賦登足舶貨充美稱為富州通融應副未覺其乏自三二十年来寺院田產與官田公田多為大家鉅室之所隱占而民間交易率減落產錢而後售日朘月削至於今七縣產錢元計三萬四千七百餘貫文今則失陷一千六百餘貫經界未行版籍難考不坍落者指為坍落未逃亡者申為逃亡常賦所入大不

如昔矣富商大賈積困誅求之慘破蕩者多而發船者少漏泄於恩廣潮惠州者多而回州者少嘉定間某在任日舶稅收錢猶十餘萬貫及紹定四年纔收四萬餘貫五年止收五萬餘貫是課利所入又大不如昔也常賦不如昔而宗子之給乃倍多於昔雖有材健之守亦無術可為不過陰縱諸縣探借一二年之稅重催已納之錢而抑勒保司代輸逃閣死絕之賦甚至無罪而估籍非理而科罰無所不為民之憔悴為日已久某之至

也講求利病於前數者之害不容不力蠲除而一
縣以此藉口版帳之解遂不以時甚至有數月不解分
文者官俸兵糧已苦不繼某守臣也到任六月而僅幫
兩月之俸其他可知宗子廩給率常拖壓其年及當請
與當增請者不敢便行幫放宗婦之成親宗女之歸宗
者合有請給亦不敢便與起支哀懇於庭者幾無日不
有其間縊縷憔悴之狀有令人惻然者舊例常以月半
支錢每當其時盡空諸庫鬬湊不上則借兌諸司之錢

侵動交承之數猶苦弗給至於俸米則出於州倉本州
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又自前人輕改稅法令下戶專
納價錢米數緣此日減今逋年催到止四萬石有奇廩
給宗子之外率欠軍糧三數月又未免那移官錢措置
收糴今當極弊之餘不惟無米可支又復無錢可糴諸
卒月糧猶費借辦宗子之米又何以供用是官吏皇皇
相視無策蓋常賦之入既不足用而橫斂之事又不忍
為且不惟不忍橫斂而已凡人戶稅賦豫借至六年七

年者方此稽考與之理豁一歲之間白不見數萬緡所以狼狽至此極也自惟一介庸繆本無能為之材又冒當不可為之郡朝夕憂煩莫知所處合即控告公朝丐從罷免別擇材能之守及今整頓庶或可為而謀之同僚皆謂聖朝寬大軫慮四方為守臣者倘以利病之實上聞必無不聽况求朝廷之錢物養朝廷之宗室尤必樂從用敢瀝血投誠仰告君相伏望朝廷特賜矜憫將即目歲支宗子錢十四萬五千餘貫析而為三朝廷應

副一分除歲撥船司錢外更就撥合解上供銀八千三百八十兩計價錢二萬九千餘貫以充其數運司應副一分除歲撥實到錢三萬二千餘貫外更增撥一萬六千貫以足其額此外一分四萬八千三百餘貫則本州任之宗子米則析而為二本州管認一半一萬二百石朝廷於前項上供銀撥充一分宗子錢外猶剩三千餘貫更撥度牒三十道付本州和糴以給如此則本州每歲猶出錢四萬八千三百餘貫米一萬二百餘石而宗

司宗屬與養廉養士之錢米復在其外其數亦不為少但比之前日粗獲稍寬譬猶羸弱之夫身負百鈞減省一分亦受一分之賜如蒙造化垂憐悉從今請在朝廷所捐無幾而本州賴以少解煎熬宗子賴以少紓窮困諸縣之橫斂亦得以一切禁絕則聖朝如天之仁所被廣矣不然則三數月間諸司之錢已無可充交承之數亦無可侵宗子之給實無從出內外三千餘口嗷嗷待哺其何以處某雖鐫削罷斥何益於事須至申聞者

小貼子某竊見在院宗子請給雖優其間口累重大者亦自養贍不給貧困至多不能固窮流為猥賤甚至抵法冒禁色色有之今緣廩給不時之故其狼狽益甚於前聖朝仁恩沾被草木必不忍皇枝帝胄其窮至此伏願推行葦忠厚之仁葛藟本根之芘亟垂拯揅不勝大幸或恐議者謂西南二司本同一體若泉州有請福州亦必援例殊不知泉之事力在平時已不敢望福之萬一况積年凋瘵之餘兩邑焚毀之

後瘡痍未復愁嘆相聞視福之全盛何可同日語仰乞矜察

小貼子某今來所乞就撥本州上供銀或恐版曹重難其事而漕司添撥亦未必肯從文移往復坐淹歲月當州家窮急之時委實無所從出宗子廩給愈見拖壓竊見建炎乾道間皆是撥降度牒以助本州但彼時宗籍尚少故所撥止於八十道而又撥提舶司錢今則宗籍倍多於往時提舶司錢之外非得度牒

一百二十道不足以給欲望朝廷矜憐屬籍之狼狽
特賜旨揮除每歲仍支提舶司錢外更賜撥降度牒
一百二十道則上供銀不必就撥漕司錢不必添撥
而於宗室養贍之費粗足支吾在朝廷所捐特其毫
末而於國家之公族所濟者不知其幾人仰冀恩慈
特垂報可某豈勝虔切待命之至

再申尚書省乞撥降度牒

證對某以南外一司宗室請俸仰給本州為數繁夥倉

庫空竭支給不時輒敢控告朝廷乞每歲撥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專一貼助養贍宗室之費今月十五日恭準省劄八月二日奉聖旨令封樁庫每歲支撥度牒六十道付泉州每道作八百貫變賣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提領封樁所證應施行劄付本州者仰見聖朝念天族之困窮察州郡之空乏沛然恩施降自九天闔郡官民內外宗姓莫不歡呼鼓舞仰戴深仁第某退與官僚同共算計每歲宗子錢米除朝廷及轉運司應

副外本州自備者二十四萬三千七百餘貫州家窮迫無所從出詳細已具前申不敢再瀆近者陳請度牒一百二十道盡蒙撥降止計官會九萬六千貫本州猶須自出五萬餘貫錢會各半糴米之數純用見錢涇郡之力尚未易辦今來給賜僅及其半計官會四萬八千餘貫則本州猶須自備十餘萬貫公私掃地之餘委是無所從出深恐宗室請俸仍是未能及時而諸縣之急征橫斂亦未容一切盡革反覆思念不免冒犯斧鉞再伸

忱請伏望朝廷檢證某前申每歲給降度牒一百二十道發下本州某當專一令椿贍給宗子不敢分文別用某所蒙提領封椿所到六十道已一面措置變賣將未支請給月分逐旋補支仍將充過諸司等錢撥還別具帳申聞外所有未降度牒六十道伏乞速賜旨揮施行得旨令封椿庫再撥度牒四十道通先降六十道每歲共一百道付泉州充宗子請受支遣仍下封椿庫所照應施行

申尚書省樞密院乞置寨事

證得本州永春德化兩縣與汀漳南劍三州接境紹定三年汀寇既破龍巖長泰遂由漳境徑犯永春次犯德化兩縣遭其荼毒至今瘡痍未瘳某自到任即據寄居士人陳述利害謂合於永春縣要害之地創置一寨以左翼軍兵百餘人屯戍庶可弭患未然某旋加訪問衆口一詞俱稱利便見委官同本縣知縣陳珙相視形勢及牒左翼軍統制齊敏豫加擇選準備番戍外但創造

寨屋發遣官兵不無支費本州目今因於宗子俸給委
是無可那融契勘交承錢內有修城官會四萬六千貫
文擬欲權行充用兼官兵出戍例有生券證得建寧府
左翼軍出戍浦城縣等處其生券錢米係通判廳於官
錢內支給合具申朝廷劄下從某所申於永春縣置寨
一所差左翼官兵一百人更番出戍仍許權將樁管修
城官會兌用別具細數申乞除豁及劄下本州於通判
廳官錢內支給生券錢伏乞指揮施行

奏乞撥平江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

臣所治福州去秋水滂下田薄收蠲減既多軍餉不足
糶價日踊民食孔艱近嘗具申朝廷乞行下浙西少寬
港禁容本州給據付商旅前去收糶十萬石四州散糶
以活一郡十二縣百萬生靈之命仁聖在上必垂矜許
邇日以來非惟福州貴糶而上州建寧下州興泉貴糶
尤甚蓋建寧專仰土產它無來處去歲七縣所收皆薄
而建陽崇安尤薄二縣名為出產之地既各不稔故府

城米價幾倍常年建陽唐石之民相挺為亂雖幸初定
終未帖然漕倉本府見行賑卹臣亦出本司社倉米以
助之然所及無幾來日尚長福與興泉土產素薄雖當
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自冬及春來
者絕少故其價直日益以昂臣昨所乞倘蒙朝廷即賜
施行但可少寬本州未能均及諸郡每聞建泉細民艱
食之狀輒為蹙然伏念臣嘉定中將漕江左適丁旱蝗
野無青草臣與諸司同請於朝蒙賜建康轉般倉平江

百萬倉米合五六十萬餘石以充糴濟而緡錢度牒又不與焉一道生靈賴以全活今茲福建之歉固未如往歲江左之甚然寇攘甫定之餘所至民力凋瘵而困於貴糴生理益艱若不亟圖拯捄則自今以往不惟糴價日增亦且無米可糴流離饑莩近在目前臣與建守袁甫泉守李韶往来計議惟有控告宸扆仰垂天造行下平江府百萬倉撥米一十五萬石應副四州軍賑糴容臣計會舟船搬運分撥各將收到價錢徑自拘催赴浙

西提刑司交納候秋成糴補其於朝廷儲峙初無所損
而四州數百萬之窮民獲免溝壑仰戴仁天之覆奚有
終極須至奏聞者

西山文集卷十五